

素問

			一	漢
			一	書
			九	門
			七	
			二	
八	七	七	二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漢
		九	書
		七	
		三	
三	八	二	
函	册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972
册數		8(8)
函號	300	144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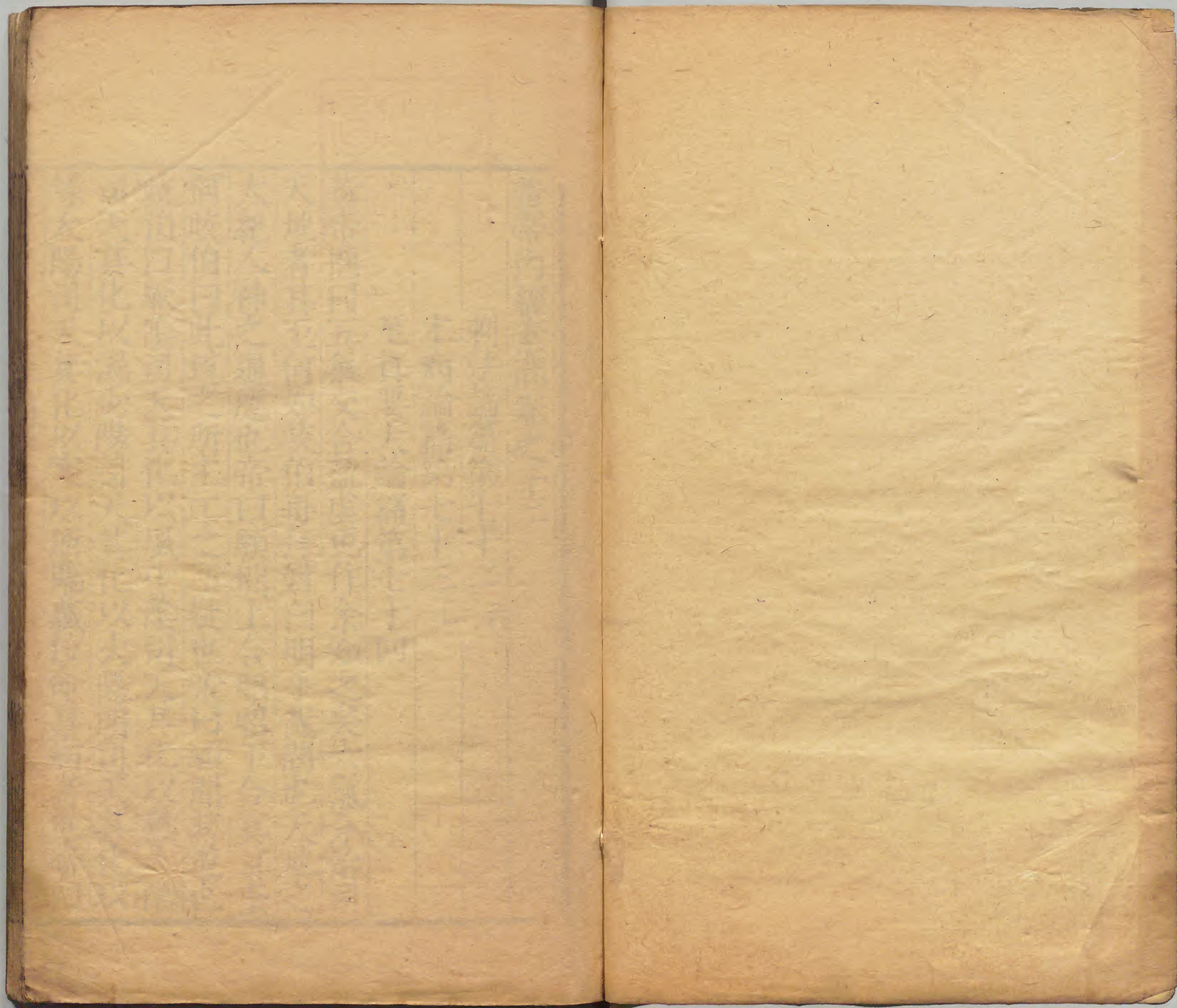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十二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亡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亡

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

天地者其至何如歧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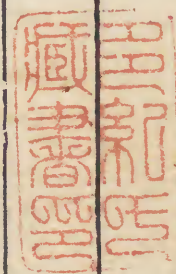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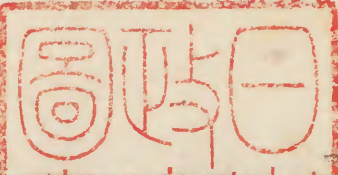
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柰

何歧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

歧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

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

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帝曰



地化柰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
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
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帝曰善歲主柰何岐伯曰
厥陰司天為風化在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間氣為動
化少陰司天為熱化在泉為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為灼
化太陰司天為濕化在泉為甘化司氣為斡化間氣為
柔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在泉為苦化司氣為丹化間氣
為明化陽明司天為燥化在泉為辛化司氣為素化間
氣為清化太陽司天為寒化在泉為鹹化司氣為玄化
間氣為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
五藏所宜廼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帝曰厥陰在泉

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于
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
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
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
歲備物則一本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疑作物何也岐伯
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司氣者何如岐伯曰司氣者主
歲同然有餘不足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
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
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
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上
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帝曰善平氣何

如歧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
反者反治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
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
何如歧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歧伯
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
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
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
反其診則見矣帝曰尺候何如歧伯曰北政之歲三陰
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
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司故曰知其要
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天

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歧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
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廼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
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
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歲少陰在泉
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
衝胃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項腫惡寒發
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歲太陰在泉草廼早
榮上四字疑衍濕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
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焯焯普庚切噎腫喉痺陰病血
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
折髀不可以回臑如結臑如別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

則焔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
則血便少陰同候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暝
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大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噎乾
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疑
肅慄慄民病少腹控羣音高陰丸也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
噎痛頷腫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于
內治以辛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于內治
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于內治以
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內治以鹹
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于內治以苦溫
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

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
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大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
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
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澹泄痲水閉蟄
蟲不出病本于脾衝陽絕死不治少陰司天熱淫所勝
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胃中煩熱噎乾右胠滿皮膚痛
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軌衄嘔嘔溺色變甚則
瘡瘍疔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臈腹大滿膨
膨而喘欬病本于肺尺澤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濕淫所
勝則沈陰旦布雨變枯槁疔腫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
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飢不欲食欬

素問卷三
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于腎大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
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
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為水身面胗腫腹滿
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胃中熱甚則嘔衄病
本于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
榮草迺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胗脇痛寒清于中感而
瘧大涼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驚澹名木斂生苑于下草
焦上首心脇暴痛不可反側盜乾面塵腰痛丈夫癩疝
婦人少腹痛目眵眚瘍瘡瘰蟄蟲來見病本于肝大
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
血變于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勦衄善悲

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電胃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
澹澹大動胃脇胃腕不安面赤目黃善噫盜乾甚則色
始音臺渴而欲飲病本于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
其藏也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
平以辛涼佐以甘苦以甘緩之以酸寫之熱淫所勝平
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
酸辛辛疑作炎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
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止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
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
以苦濕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
苦甘以鹹寫之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柰何岐伯曰風

司于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
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濕司于
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
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于地熱
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爲利寒司
于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帝曰其
司天邪勝何如歧伯曰風化于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温
佐以甘苦熱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濕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
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
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

辛帝曰六氣相勝奈何歧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憤
憤欲吐胃脘如寒大風數舉僂蟲不滋肱脇氣并化而
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
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而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
善飢臍下反痛氣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迺萎嘔逆
躁煩腹滿痛澹泄傳爲赤沃太陰之盛火氣內鬱瘡瘍
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肱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
強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
雨數至燥化迺見少腹滿腰睢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
下温頭重足脛胛腫飲發於中胛腫於上少陽之勝熱
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善驚

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迺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肱脇痛澹泄內爲噎寒外發癩
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胃中不便噎塞而欬
太陽之勝凝溼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痔瘡發寒厥
入胃則内生心痛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
拘苛血脉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
減熱反上行頭項骨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
爲濡寫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
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
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之
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

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疑作苦熱佐以辛
酸以鹹寫之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
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保蟲不榮厥
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
則入脾食痺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
煩燥欬噎少腹絞痛火見燔炳噎燥分注時止氣動於
左上行於右欬皮膚痛暴痞心痛鬱冒不知人迺洒淅
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萎隔腸不
便外爲浮腫噦噎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
不福病痲疹瘡瘍癰疽瘰疬甚則入肺欬而溲淵天府
絕死不治太陰之復濕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

氣上厥胃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
於陸頭頂疑作痛重而掉憇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
甚則入腎竅寫無度大谿絕死不治少陽之復大熱將
至枯燥燔爇介蟲廼耗驚癉欬衄心熱煩燥便數憎風
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廼瞶憇火氣內發上為口糜嘔
逆血溢血泄發而為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益絡焦槁
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厥萎化而為水傳為疝腫甚
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陽明之復清氣大舉
森木蒼乾毛蟲廼厲病生肱脇氣歸於左善大息甚則
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
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太陽之復厥氣上行

水凝雨冰羽蟲廼死心胃生寒胃中不利心痛否滿頭
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脰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
光不治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為噦噫
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帝曰善治之柰何
友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一本作辛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
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
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鹹熯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
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
辛以鹹熯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
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
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

堅之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
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與之
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寫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
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帝曰善氣之上下
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
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
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故上勝而下俱病
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謂勝至報
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
法也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
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

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
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
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廼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
傷生也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
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帝曰
治之柰何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
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
其數以平爲期此其道也帝曰善客主之勝復柰何岐
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帝曰其逆從何如岐伯曰
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
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胷脇痛舌難

以言少陰司天客勝則欬噎頸項強肩背脊熱頭痛少
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肘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
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肘腫呼
吸氣喘主勝則胃腹滿食已而積少陽司天客勝則丹
胗外發及爲丹熛瘡瘍嘔逆喉痺頭痛溢腫耳聾血溢
內爲癰癧主勝則胃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陽明司
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噎塞心膈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
者死太陽司天客勝則胃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
勝則喉啞中鳴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爲瘰
強拘瘰外爲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少陰在
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腠足病積熱以酸肘腫不

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膈中衆痺
皆作發於肢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太陰在泉客勝則
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爲腫隱曲
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少陽在泉
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
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陽明在
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
腹痛少腹生寒下爲驚澹則寒厥於腸上衝胃中甚則
喘不能久立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
股脛足膝中痛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

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温同者逆之異者從之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於正味何如歧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熯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帝曰善願聞陰陽之

三也何謂歧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歧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歧伯曰兩陰交盡也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柰何歧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謂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

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
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帝
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柰何歧伯曰
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帝曰善六氣
之勝何以候之歧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
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
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
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
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
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
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脉至

何如歧伯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鈎太陰
之至其脉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
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
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帝曰六氣標
本所從不同柰何歧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
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少陽太陰從本
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
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
氣為化也帝曰脉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歧伯曰脉至
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脉何如歧
伯曰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

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
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
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
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不知
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
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
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
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
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歧伯
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愠愠而復已萌也夫所復
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

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
而至其故何也歧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
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
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
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
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
歧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脈應皆何如歧伯曰差
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
不數是謂四塞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
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
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

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
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
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
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
紀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于前冬夏氣始于後余已
知之矣然六氣徃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柰何岐伯曰
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
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
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
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帝曰
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

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
尚未能十全余欲今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由拔刺雪汙
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
謂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
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
屬於脾諸熱瘧瘵皆屬於火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諸厥
固泄皆屬於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禁鼓慄如喪神
守皆屬於火諸瘕項強皆屬於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
屬於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胕腫疼酸
驚駭皆屬於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病水

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
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
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踈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至
和平此之謂也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
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
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奠或堅以
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
之柰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
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
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
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

之堅者制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
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
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
為故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
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
熱用寒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
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
必已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
從之從而逆之踈氣令調則其道也帝曰善病之中外
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
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

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
治主病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
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
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
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帝曰
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
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
在新病復起柰何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
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
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
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味王味

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
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
增而又天之由也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
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
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帝曰
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
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
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
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

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

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
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
合之別一本作列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
神農著至教疑一本作擬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
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
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
後世可以為寶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不聞
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一本作大為業上下無常合
而病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帝曰三
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為巔疾下為漏
病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雷公曰

臣治踈愈說意而已帝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并則為驚
病起疾風至如礫礪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嗑喉塞并
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
臥者便身全或作重三陽之病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
應四時合之五行雷公曰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
解以為至道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
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
上學盡矣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啟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
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為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瞻

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
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
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脉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
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別試別試一本
作誠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
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雷公曰肝虛
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
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
眞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
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
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

所知問之何也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
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之發也脉浮而弦
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
帝曰夫從容之謂也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
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苑熟五藏
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沉而石者是
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
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
三藏俱行不在法也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墮喘欬
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脉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
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

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冲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脉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脉亂而無常也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爲使真藏壞決經脉傍絕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黑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一本作經是謂至道也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一本始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精精華日脫邪氣迺并此治之二過也善為脉者必以比精奇恒從容知之為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一本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痺為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

嘗富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

薄歸陽膿積寒炁

古迺切

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

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之五過也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炁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苑熟癰發六府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

陽奇恒五中央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邪夫經脉十二絡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師不卒妄作離術繆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

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窕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爲晦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

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雷公對曰
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藏
最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
雷公致齋七日且復侍坐帝曰三陽為經二陽為維一
陽為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陽為表二陰為裏一陰至
絕作朝晦却具合以正其理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
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三陽脈至手太陰而弦浮而不
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所謂二陽者陽明也
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炁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
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
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

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
絕氣浮不鼓鈎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
通五藏合於陰陽先至為主後至為客雷公曰臣悉盡
意受傳經脈頃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
雌雄帝曰三陽為父二陽為衛一陽為紀三陰為母二
陰為雌一陰為獨使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
奕而動九竅皆沉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
亂五藏外為驚駭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脈沉勝肺傷
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
為狂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腕下空竅堤
閉塞不通四支別離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

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二陽三陰至陰皆
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癥沉為
膿胗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診決死
生之期遂合歲首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復
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冬三月
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
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
春春二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夏三月之
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秋三月之病三陽
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
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黃帝荅曰陽
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
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為厥問
曰有餘者厥耶荅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
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顛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
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縣絲乎屬不滿日是
以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為
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
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
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

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為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

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診診道乃其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瀦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

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音冕音愚什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

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

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

水宗一本作衆精

者積水也積水者

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裏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腦也腦者陰一本作陽也隨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

屬之類也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惋惋則冲陰冲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皆一本無皆字盲是以氣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一本無火字疾風生一本無生字乃能雨此之類也

素問卷十二

